

DANGDAI
XINWEN
XIEZUOXUE

当代新闻写作学

● 张羽 著



当代新闻写作学

张 羽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新闻写作学/张羽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9

ISBN 7-5604-1521-0

I. 当... II. 张... III. 新闻写作—高等学校—教材;
IV. G21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0177 号

书 名	当代新闻写作学
著 者	张 羽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3. 375
字 数	334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4-1521-0/G · 210
定 价	23.00 元

内 容 提 要

21 世纪是创新的世纪。新闻写作以怎样的新模式和新话语来反映不断变化着的新生活,以适应新时代广大受众的新需求,这是广大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紧迫课题。本书以开放的姿态,广阔的视野,比较全面系统地构筑了当代新闻写作学理论新框架。书中既有新闻写作技术层面的生动阐述,也有对新闻写作基本规律的深刻揭示,不仅能使阅读者明白“怎样写”的问题,也可懂得“为什么这样写”的道理。本书将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写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改变了过去比较注重报纸新闻写作的传统模式,并及时把国内外新兴的写作体式纳入本书范畴,体现了“当代”新闻写作的特点。书中许多内容为国内外新闻写作类著作所仅见。

本书可作为高校新闻专业或其他专业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教材,并适合广大新闻工作者、新闻写作爱好者、宣传干部等自学。

再版说明

应西北大学出版社的要求，作者对《当代新闻写作学》做了修订。

促使本次修订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该书第一版 5000 册已无库存，读者经常打电话向作者和出版社表达购买的愿望；二是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几年来作者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等。

修订的宗旨是充分吸纳读者意见，认真总结使用情况，追踪不断发展革新的新闻实践，努力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坚持“学”与“术”的结合，力求更加完善、科学和实用。

本著作完成于世纪之交的 2000 年。当时，西北大学将其确定为“211”工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新闻传播学核心课程教材。该著作得到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原局长、高级编辑蹇国政，陕西日报社原社长、高级编辑李东升，陕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陕西日报社原副社长）、高级编辑薛保勤，人民日报驻陕记者站原站长、高级记者孟西安，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刘建勋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刘路教授，西安武警学院杨军编审，湖北新闻出版局报纸处梁前刚处长，陕西省出版物审读中心薛耀晗主任等专家、权威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新闻知识》、《今传媒》、《书海》、《西北信息报》等多家报刊刊文对该书给予较高评价。它被多所大学新闻传播院、系、专业作为教材，并成为陕西省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和新闻界、企事业单位新闻写作培训教材。该著作获陕西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其中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在新闻学术期刊发表,有的被转载,有的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论文《试论网络传播与记者传播方式的调适》获陕西新闻奖新闻论文一等奖。

该著作问世以来,能够得到学界与业界的普遍认同,作者既感到高兴又深受压力。由于以“新”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发展与变革中,相应地,新闻写作学科也应该呈现出连续演化的过程。于是,作者不敢怠慢,一旦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或以论文形式发表,或随时将其纳入教学活动中,成为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实践中,继1999年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后,作者又先后获得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二等奖、西北大学优秀教案一等奖等,所有这些都成为本次修订的基础。

《当代新闻写作学》第二版新增加与重写了如下内容:

1. 除保留部分经典案例外,绝大部分实例都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获奖作品。为了做到与时代同步,本书尽量选择2006年的新闻作品(尽管是挂一漏万),使其从内容上和写作形式上都能够比较恰当地解释说明各章理论和技巧;

2. 增加了《华尔街日报型结构》;

3. 重写了第五章《消息写作分论》中的“体育新闻”;将“文艺新闻”用“文娱新闻”代替,并作了新的阐释;

4. 重写了第七章《深度报道论》中的“解释性报道”一节;

5. 重写了第八章《电子媒介新闻写作论》中的“网络新闻写作”一节;

6. 调整了第四章《消息写作通论》的第二、三节,使其更加符合写作程序等等。

本次修订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的热

情反馈与期待，没有业界和学界广大新闻工作者与学者们的辛勤探索与创新，没有赵全章教授的关注与督促，没有西北大学出版社李宝宁编辑的精心策划与组织，没有经常和求知欲旺盛、思想活跃、颇有天赋的可爱的学生们（包括我的研究生）课内课外的讨论，给我以新的启发和思考，也就不可能产生修订的愿望与行为。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修订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外新闻学教材、专著和新闻作品（制品），凡引文基本上已注明出处，在此谨向原作者、译者致谢！

这次修订能否令人满意，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任何指教与建议都有助于推动新闻写作学更加走向成熟。

作者

2006年8月

序

刘建勋

我常常想，人们为什么要称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冕，王者之冠也。记者能成为不戴王冠的“帝王”！他真能有那么“牛”吗？

但仔细琢磨，这个比喻还确有几分唯物主义的道理。

我们知道，人类活动于其中的世界，是由千变万化的事实构成的。因为有无数现实事实的交替运行，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纷纭复杂和丰富多彩。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人类是进步的，发展的。作为世界主宰者的人，要主动地关注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促进其进步和发展，新闻及其传播便成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手段和生活工具。越是要生活得主动，新闻越是与他密不可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以新闻为龙头的资讯及其传播，才有了一个活的世界，才有了世界上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里，当然离不开记者。记者的重要性与“王”的显赫性在这里也似乎有了某些必然的对接。

然而，要真正理解新闻与记者，我还是想起了世界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史话》里所说的话：“实质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从前人用彩色泥土在岩洞壁上粗略地勾画出野牛的图像；如今又有人购买颜料，给招贴板上绘制广告画。从古至今，这些艺术家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只要我们记住，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艺术’一词可以有极不相同的含义，只要我们承认，标明大写‘A’字母的艺术（Art）并不存在，就不妨把这一切活动都称之为艺术。”艺术与新闻，当然各有其学科的质的规定性。然而在这里，当博学的艺术史家把艺术的概念从抽象的教条中演绎出来，活生生地指出它实质上是艺术家的活动的时候，他的这种具有哲理性、本真性、人文性的思考，给人的启发就不仅仅限于艺术的范畴了。

历史已迈入世纪之交的大门，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在人们面前也早开端绪。新闻对人类的重要性已到了怎么描述都不过分的地步。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炒”得最热的时候，正是最容易忽视和忘记它的本真的时候。那么，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时代是一艘航行于波涛无常的大海上的航船，新闻正是船头的瞭望者，它告知人们何处险峻，何处平易。还有人说：新闻学要同个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人性——打交道。我觉得这种比喻性的描述和揭示性的告知是重要的。它正像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所熟悉的一首感人歌曲中所唱的：“你是谁？为了谁？”描述和告知的指向，都是在朝着新闻的本真意义的。作为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使命的我们，对新闻的信息性与推动人类前进的目的性的特点是不能不认识的。

当然新闻还有工具性的特点。这也是与现代新闻事业共生的。特别是人类阶级社会依然存在，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远未建立，对于我们来说，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和公正的观点上的新闻宣传作用，不能不予以重视。

而这，都是要靠人去思考、去认识、去把握、去完成的。这就是记者。记者素质的高下，绝对影响新闻传播的数量、质量、方式和效果。对于新闻事实，记者的工作是寻找，是挖掘，是剥除，是求真，是传播；对于新闻与人之间的关系，记者必须把握：是关怀，是沟通，是观照，是批判，是追求。这些思考能否

实现，这些环节能否作好，都显示了新闻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从新闻工作者身上体现的个人性特点。新闻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把用心得来的信息，作迅速而客观的传达，这比天马行空的想象要难得多，比无所用心的表面叙述要难得多，比拖拖拉拉的人云亦云也难得多。

新闻学自从诞生到现在，从来没有面临时代给它提出如此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变的问题。它要求人们，必须认清和补足过去不被重视或涉猎不多的缺课。我很赞赏张羽在他著作的开头部分就提出应该摆脱传统思维模式，从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的大局出发，必须与国际接轨的思路。这是一种“战略眼光”。有了这种眼光，我们就会更加注重新闻中的许多新的、鲜活的、不可或缺的，但确与我们的发展前途攸关的因素。如：挖掘新闻意义，要注意人文精神的哺育+哲理光辉的照耀；从事新闻写作，要注意新闻规律的规范+独立方法的创造；追寻新闻价值，要注意国家民族大局的强烈意识+世界发展现状的认真思考等。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无疑是一种对新闻的精辟概括。特别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指出了事物的最基本特征，寻到了概念表述的最基本的依据。的确，事实的真实性、新鲜性、准确性、客观性是新闻其所以能安身立命的根本。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的全部话语就是事实。

当然新闻事实是由记者报道出来的。在当今世界，传播方法和传播工具已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但“写作过程”从广义上看，仍是大量存在的。写作的学问仍应得到深入的研究。对于新闻写作，记者也必须动用全部脑功能和脑积累，恰到好处地进行选择（事实选择）、交流（心灵交流）、简约（文字简约）、增殖（意义增殖）的工作。事实上，这是一种集约化写作状态。表面上看很少有技术和艺术的运用，而实质上却是一种包括博大精深思想光照在内的技术和艺术操作。谁要是不理解这一点，

就不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写作。《当代新闻写作学》在概括论述新闻写作特点的时候，明确提出目的性、综合性、创造性、实践性。这全部四性都与技术和艺术脱离不开关系。特别是创造性的阐述，必要，重要，扼要。在著作的构思、表述和整合中，也把创造性作为不可或缺的思维线索。这与当今新闻写作的实践性成果和今后新闻写作的实践性发展，已经具有了紧密的联系。我们绝不可轻视、忽视和近视。

理解新闻写作，核心就是理解新闻的事实依据，理解新闻对社会人生意义的探寻，理解新闻运作过程对事实的及时性、重要性、规模性、显著性、影响性等的发现和寻求。从传播学角度看，这正是一种由人所进行的选择性传播。当事实的依据和意义的追求俱在，把新闻是什么和为什么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新闻写作的整体意义才会全部发挥出来。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小逻辑》中曾不无深刻地指出：“当精神一旦走向思想的道路，不陷于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之中。”

《当代新闻写作学》是作者教学实践和科研实践的结晶。就新闻学的大系统而言，它属于方法论研究范畴。然而长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重视不足，谈方法较少顾及理论思维和学理研究的丰富性观照。而该书作者在新闻写作学的思维构架下，不但有当代意识的时间性把握，而且从记者心理素质、新闻作品构成、消息写作、通讯写作、深度报道、电子媒介新闻写作等方面，把学理与方法联系在一起，沿着总体论—主体论—体式论—媒介论的框架讨论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写作理念是开放型的，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格局。所有这些，都给前人、今人和后人在不辞辛劳、竭力建设的新闻理论知识大厦上，增添着砂石和砖

瓦。

20 世纪后期，包括高等教育界的教学科研人员在内的中国理论界、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在开放、反思、沙龙式的交流和炼狱式的自省中，在繁茂、杂芜、百花齐放而又草木丛生中，锻造和培育出一批青年学者。这些学者，具有一种精神——把真理当真理，把学问当学问，绝不“把玩”；具有一种态度——把事情当事情，把研究当研究，绝不“卖弄”；具有一种追求——把理解当理解，把探讨当探讨，绝不“马虎”；具有一种眼光——以历史映现实，观现实知未来，绝不“近视”。大凡如此，他们的研究风格，总是在追求谦逊、扎实、朴素、深刻；他们的成果内涵，总是显现出有容、可靠、易学、存思。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作用，我国现阶段学术文化的发展，包括新闻学科在内，呈现出一种东进西渐的规范和势头。近年来，西北大学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其科研成果就日渐增多，形势的确喜人。我在为张羽《当代新闻写作学》作序的时候，心中好像就有一个群体，正在新的起跑线上云集。我愿为他们加油、助威。

2000 年 7 月

前言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创新的时代。

创新靠什么？靠心智，靠知识，靠技术。

新闻写作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的心智劳动。

回顾 20 世纪，从 1922 年 11 月我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专著——《应用新闻学》（任白涛著）问世以来，有关新闻写作的专著、教材就有上百种。这些专著、教材显示了我国新闻写作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应达到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专著、教材要么理论框架略嫌陈旧，要么材料时过境迁，失去新鲜感。有些比较注重讲新闻写作的技巧、技法，而较少对新闻写作的科学属性作进一步的探求，较少对新闻写作主体的心理因素作深入的挖掘，因而也就无法对新闻写作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作全面准确的把握。正如丁柏铨教授所说的：“比较注重讲技巧、技法，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不是引导阅读者和习作者从了解和把握新闻写作的规律入手，技法、技巧也就只有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发生作用，或者只是‘雕虫小技’。”^①他的话是对的。

我们不能苛求这些探索者们，因为他们的学术成果毕竟为

^① 丁柏铨主编：《当代新闻文体写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2 页。

20 世纪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本书的许多观点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学术成果为我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阶梯，我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世界在发展，新闻事业在发展，新闻写作实践和研究也在发展。我一直在思索这样的问题：新闻写作的教学与研究，怎样才能紧扣时代脉搏，追踪新闻事业发展，并对新闻写作实践中的新成果及时进行理论抽绎，使其成为一套既符合我国新闻写作实际、易于操作，又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的新闻写作知识新体系？这便是我着手构思《当代新闻写作学》的初衷。

改革开放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等西方新闻报道样式纷纷被“拿来”，并已在我国新闻写作园地上结出了丰硕成果。

麦克卢汉所塑造的“地球村”形象如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显出迷人的色彩。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网络，信息以电速运动着，“时尚和传闻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尤其是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大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

信息传播网络化和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和传播技术。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认为：“按照传统的宣传话语和思维定势，是注定要失去受众的，只会在国内外的公众和民意中更加孤立。因此，应该彻底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要有一种战略眼光，来重新设计一套新的宣传话语和新闻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与国际接轨。”^① 并认为，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形

^① 《新媒体挑战旧宣传——刘康、李希光对话录》，《国际新闻界》2000 年第 2 期，第 9 页。

象。在新闻传播方面，要学会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媒体与传播的方式、语言和角度，来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这种具有“战略眼光”的观点促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乃至未来的新闻写作教学研究作深一层的考虑。

基于以上的原因，近几年来，我在新闻写作教学与研究中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改变了过去以报纸新闻写作为主的教学模式，给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写作以应有的教学空间，把国内外新兴文体和最新的新闻写作成果及时引进课堂，得到师生们的肯定。我主讲的《新闻写作学》课程被确定为西北大学首批重点课程。我和合作者的《新闻采访和写作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获得西北大学 1999 年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这既是对我教学的鼓励，也给了我《当代新闻写作学》尽快完成以信心。

事实上，从 1997 年春天起，我便着手《当代新闻写作学》的撰写，其间增增减减，不计其数。在本科生、专科生及各类记者、通讯员培训班上，我将自己的观点、构想充分地与学员们交流，并将有关章节抽出来，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如《记者创造性思维刍议》、《网络传播与记者传播方式的调适》等。一些专家、学者及新闻界人士要么当面谈看法、提建议，要么电话告知，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当代新闻写作学》是我三年多来苦苦思索的结果，也包含着我的学生和许多业内人士的智慧。

本书的逻辑起点是：新闻有“学”，新闻写作亦有“学”。以此为基础，构筑了当代新闻写作学的理论框架。（见下页图 1）

“绪论”主要回答新闻写作是否有学的问题。“记者心理素质论”又可称作“写作主体论”。记者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在新闻写作中起着关键作用。尤其在以创新为标志的 21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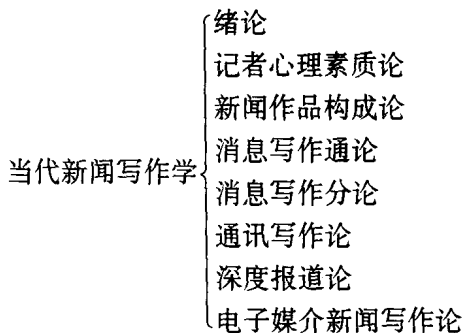


图 1

作为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记者，创造性思维就显得非常重要。“新闻作品构成论”主要以材料、意旨和语言为其审视对象，这些要素是一切新闻作品必备的。“消息写作通论”将消息这种文体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衍变轨迹，介绍其基本写作方法，剖析它的结构形态。“消息写作分论”以各种不同类型消息为研究对象，把它的写作规律、技巧技法展示出来，便于阅读者和习作者对照操作。“通讯写作论”阐明了通讯与消息的联系与区别，并从文体的角度对其源流、特点、结构和种类作了详细的辨识，大量经典、鲜活的案例有助于对这种体裁的透彻把握。“深度报道论”是把西方常见的报道样式与我国的新闻实践结合起来，探求其源流，揭示其特征，总结其报道规律，为我国深度报道勾画一个清楚轮廓，使这种“舶来品”能在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像麦克卢汉预言的那样，“电子媒介新闻写作论”以广播、电视和网络为观照物，因为“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逃脱如今已经覆盖全球的电子新闻地毯”^①。把它作为一个专门部分展开论述，其目的是想促使我们的新闻写作从以报纸新闻写

^① [美] 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2 页。

作为主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尊重广播、电视和网络传播的自身规律，给其以应有的地位。这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新闻写作与“国际接轨”必须重视的问题。

《当代新闻写作学》力图按照新闻写作学总体论（第一章）→新闻写作主体论（第二章）→新闻作品构成论（第三章）→新闻体式论（第四、五、六、七章）→电子媒介写作论（第八章）的演绎轨迹建立本书特有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是否科学，还有待实践检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新的探索：

第一，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新闻写作理论模式。“四位”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写作并重；“一体”就是新闻写作既有“术”也有“学”，“学术”贯穿始终。

第二，体现了中西结合的原则。凡是我国著名的写作理论和优秀的新闻作品，本书都尽量吸收；凡是西方流行的新闻观点和技术，只要符合国情，本书都尽量地为我所用。

第三，经典作品和鲜活案例结合。经典作品指的是被大家所传诵的中外新闻作品，具有权威性，能够规范我们的写作行为。本书使用了一些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和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的作品，这便增强了本书的说服力度。同时，一些近几年见诸于新闻媒介的优秀新闻作品也成为本书摄取的素材。即便是在本书打印、校对过程中，我仍在寻觅着最新的观点和最近新闻媒介中出现的优秀作品，以便使本书能以更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新闻写作理论要追赶新闻，这话不假。

第四，突破了单一的消息、通讯写作模式，把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预测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形式以及广播稿、电视报道词、网络新闻等融入本书中，使新闻写作体式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

第五，首次将“新闻意旨”、“新闻语体”等概念纳入新闻